

孫盛的評史與批老

蜂 屋 邦 夫

這是一篇涉及孫盛的論述，我們在裏頭綜觀了一下活躍於東晉前半的，這個人的思想與爲學。孫盛，著有《魏氏春秋》和《晉陽秋》等史籍，當時就以史名家，爲人所識。他的史論，是在《左傳》和其他儒家經典中找歸依，也撰過《老聃非大賢論》和《老子疑問反訊》等文字，指出老子思想上矛盾的地方。對老子的批評，在那時候，等於是拒絕了崇尚老莊的當代風潮。不過他的屏黜，倒也非一概抹煞，在有關史事的評論裏，雖然浮泛了些，還是把所謂的高尚之士，肯定了一番；批老文字呢，也看得到若干正面的評價，雖然只是部分而非全體。這些，跟漢末以來對道家思想的尊崇大勢，都不能說毫無關聯。他而且不同意羅含的《更生論》，反駁過東晉佛教界所常提到的，一種叫“神不滅論”的見解。所以孫盛的思想包括了儒佛道三者，值得我們加以全面探求，在進行東晉一代的思想研究時，可拿它當作一個典型的例子。只是本文的撰寫，就基本觀點說來，雖也由三教交涉史出發，但因受到了資料的限制，我們在從事分析的時候，仍不得不把重心擺在孫盛的評史一事上。

底下打算列舉數端，都是些富有象徵性的事情，可由此略窺孫盛思想的大概。首先我們得記住他是個清談家。他評起歷史來有個癖習，就是喜歡爲議論而議論，這跟離開現實單在腦子裏構築型架的清談作風，該有其一脈相通之處。其次可以指出的，是他對儒教經典的尊重。孫盛的史評，可說採的是經典至上主義，只注意到魏晉的現實與經典世界是否相合，相合到哪種程度。此外，我們還能舉出他對歷史的關心。只是從前文的說明看得出，他的興趣主要不在史事本身，而是在歷史與儒教的關係上。跟這比起來，對孫盛的評論時常加以評論的裴松之的史評，在史學上是遠較孫評更染有批判色彩的。

孫盛的歷史著作都仿《左傳》命名，所引用的例證說得極端些，得蒙青睞，也只是由於它們和古制古義能相一致。闡說時筆下滔滔，把足以代表魏晉現實的一面，幾乎全給忽略了過去，議論雖長，多的是諸如此類空泛之作。《左傳》的描述與魏晉的實情，叫兩者疊在一起，是基於這樣的一個想法，就是一種行爲，經常都可以在裏頭找出一定的價值內容，也就是說有個名實一致的前提，它，乃是超越時空而存在的。孫盛的史論，大都是以名核實，但在《太伯三讓論》中，却憑藉着《左傳》，透露了一點據實以正名的思考。

總結孫盛的評史，我們可以這樣子認定，是近乎儒家之論德，乃屬《左傳》餘波，君子一論，就是個標本。他所注重的是帝王政治，要實現“道”“義”兩者，維護權柄秩序於不墜。由於重點是放在德論上，作爲處理對象的諸多史實，它們彼此間的連帶關係，反而被擱在一邊，這方面的詮釋，看來往往是矛盾叢出。不過他說理時思路的開展，自有其鋒利的一側，只要不直接牽扯到儒家立場的價值判斷，他的考證時而也是穩當可取的。

羅含的《更生論》，是遵照中國固有的思想，發揮了一種可稱之爲“神不滅論”的學說。而加以反詰的孫盛，則把羅含所倚賴的傳統思想澄清了一下，還其本來面目，唱出了他的可稱之爲“神滅論”的異調。

在批老文字裏，孫盛闡論了聖人的無瑕，這一點，是他繼承了魏晉聖人論的地方。提到《論語》述而的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……」，他也言及聖人，彷彿在議論神明似的，認爲必須是完美無缺，而就拿這個作根據，他推翻了孔、老同尊的說法。這一點，是屬於孫盛的獨創，它穩固了孫盛所持的一個看法，就是“歷史”這東西，原是無妨加以議論的。只是在指陳《老子》一書文意上的矛盾的時候，他也不過是從單純的名實一致論起步，我們不好承認那就是真正的解老之言。所以老子的孫批，內容上給人一個感覺，就是深度不夠，似乎只是拿儒家的現實主義，來跟它對照了一下，如此罷了。

開頭也說過，孫盛對於老子和高士，都賦給了他們一定程度的正值評價。漢末以來對道家思想的尊崇，流風遺緒，可以說孫盛也多少承受了一點。他同時還

信仰怪異和符瑞，還驚歎於冥數之玄感，由此展開了一種命定之說。總之，孫盛也是這樣的一個人物，他在某種程度上，固然也體現了蘊蓄着漢魏餘風的，東晉當世的時代思潮，只是作為一個史學家或思想家，他都還算不得是頂頂傑出的斯界英才。